一五一十周刊

NO. 134
2013年 12月6日

林红：生理性别并不是只有男女之别 / 何春蕤：性别二分主义的幽灵 / 莱斯利·芬伯格：《跨性别斗士》序言

性别自觉与“自决”

——从中性厕所说到跨性别



编者的话

最近，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一则消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明年起，上海将推出“中性卫生间”，比例将占中心城区公厕的 25%-30%。

其实，近来“中性厕所”得到的关注不少。今年 10 月，一则关于张家口景区为障碍人士而设“中性厕所”导致游客不敢进入使用的报道引发热议。回溯至 9 月，河北省白洋淀的类似公厕也引发过频繁讨论。浏览相关评论可以发现，人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对“中性”二字使用的不满或调侃，指责这样的厕所“好心办坏事”、不应该提“中性”而应选取更“恰当”的措辞等等。

其实，自 2005 年“超级女声”比赛等娱乐、时尚事件在国内刮起“中性化”风潮以来，“中性”就已成为媒体报道、人们谈论的热门词汇，一直未走出人们视线，年轻人装扮和举止的中性化风格也持续流行。为何如今“中性”二字一出现在厕所门上就引发如此强的反弹？本期一五一十周刊关注“中性”、“两性”与“跨性别”，我们不再仅仅娱乐化或泛泛地谈论两性议题，而是将其作为涉及个人与公共权益的重要社会现象与问题进行探讨。

周刊第一部分中，洪炜与严小刚的两篇文章，分别从当今男性的“都市玉男”倾向与女性的“女强人”趋势这两个方面带我们概览社会中普遍存在并持续发展的中性化现象。而面对社会中同样普遍的“中性化焦虑”，扩展阅读中李银河的文章给出了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解答，她认为对“中性”的焦虑源于社会对其成员关于“男女性别二分”的教导。第二部分的文章从多个方面详细阐释“性别二分”的社会性与不合理。林红的文章从生理学角度破除



我们对于男性/女性身体是相互绝对区分的观念，双性人的存在证明“中性”不仅是时尚和娱乐，更是客观的生物事实。魏宁格百年前的经典著作《性与性格》则从心理学角度超前地挑战了男性/女性的性格二分，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男与女性性格特质的融合。刘霓的论文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向我们大体介绍“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展现性别划分与社会控制、公共秩序之间的关联；而何春蕤的文章节选则帮我们理清性别二分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如何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诞生。

最后一部分走出“中性”的小视野，关注跨性别人群的生活与权益。当人们还在为“女扮男装”或“中性厕所”而惊讶不适时，跨性别人士们早已开始努力争取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认同和地位。《跨性别斗士》一书记载西方跨性别人权运动的历史，作者芬伯格在前言中宣称跨性别运动其实捍卫的是人定义自己的权力。《逝去的女性主义》一文专门讨论女性同性恋中的跨性别问题，并且提出了单性别压迫跨性别的性别政治结构，从而设想一种完全开放的性别社会。之后，高旭宽在其文中向社会建制对性别身体的不合理的空间规范提出批判，将我们对“中性”、“两性”、“跨性别”的关注指向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场所的建设，回应了本期周刊的出发点——中性公厕。周刊最后摘录的几则报道，展示了世界上已有或待建的几例专为跨性别人设的“中性厕所”，让我们看到其他社会对于跨性别人群的社会关怀已经或是正在尝试达到怎样的温度。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中┫

洪炜：从“都市玉男”看传统男性形象的时代变迁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讲师

“

而如今，在知识经济时代，体力已不再占绝对优势，脑力劳动同样可以创造社会价值，并且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换句话说，个人的气质形象和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已经脱钩。所以，刚健有力不再是男性的唯一追求与目标，男性可以更加自由的选择和塑造自己的形象。

”

在人们传统的性别观念中，男性的形象应该是粗犷的、刚强有力的，这种对于男性形象的认同标准，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男性刻板形象正在逐渐被打破，人们对于男女性别特征的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近年来 metrosexual（都市玉男）和以这个群体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在全世界迅速流行，正反映了传统男性形象正在发生时代变迁的趋势。

一、何谓“都市玉男”

“都市玉男” 这一词语由 metrosexual 翻译而来。Metrosexual 是 metropolis（都市）和 sexual（性的）的复合词，由英国的马克・辛普森在 1994 年首先提出。原意为“都市性别”，指的是那些走中性路线的都市男女。近几年来，通过英国传媒的散播，这一意义发



生微小变化，现专指大都市中新出现的那些时尚、敏感、阴柔的男人。这些男人内心坚强，外表却细腻精致，颇具中性化倾向，但绝大多数不是同性恋或者双性恋。

引领 metrosexual 这一潮流的是体育界、娱乐界的众多明星们。球坛巨星贝克汉姆、泳坛名将索普，好来坞明星布拉德·皮特，日韩当红演员木村拓哉、元斌等都被视为“都市玉男”的典范。

二、“都市玉男”对传统男性形象的消解

在人们眼中，传统男性的形象应该是粗犷、刚强的，其他再多一点的装饰都被视为涂脂抹粉的娘娘腔。而“都市玉男”与传统男性的刻板形象具有明显的差异：留长发、打耳洞、涂指甲、戴配饰、美容、着装新异、追逐时尚等都是“都市玉男”常见的特点。这些特点从人们传统的眼光看来不仅怪诞，甚至无法容忍。但如今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metrosexual 和以这个群体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已经在欧美，甚至是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流行。

全球第五大广告公司 Euro RSCG Worldwide 在全美进行了一次名为“男人的未来”的调查，随机抽样了 1058 名成年都市男女，考察 21 世纪的人们对待男人的态度和男人自身对未来的期许。通过分析调查结果，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男人开始不介意向人们展示自己女性化的一面”、“在新世纪，男人们已经有勇气改变人们心目中传统男人的形象”，而这种男人的新形象就是 “都市玉男”。另有调查显示，在美国，已经有 30%—35%的年轻男子喜欢男人的这种新形象。而在亚洲地区，木村拓哉、元斌、柏原崇、耿直、胡兵等“都市玉男”的形象也频繁在媒体、广告中出现，并深受大众喜爱。

这说明大众对于男性形象的认同标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不再把那种粗犷、刚强的男性形象奉为男性美的圭臬，细腻、精致、清纯、阴柔的男性形象也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消解人们心目中传统的男性形象。这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层次原因。

三、“都市玉男”潮流背后的深层原因

首先，时代生活环境的变迁是“都市玉男”等新男性形象得以存在的基础。在古老的战争年代，人类通过相互搏斗来获得生存的权利，人们所崇拜和赞赏的对象是那些可以在战争中为自己的部落或族群争取胜利的英雄，而能成为战争英雄的往往是刚健、有力、粗犷的男性，可以说这是男性传统形象以阳刚为美的早期原因。而在过去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生产

方式的社会中，社会需要能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强壮男性来生产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多寡与个人体力成正比例关系，一个刚健有力的男性比一个细腻阴柔的男性显然更符合社会的要求，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中那种具有阴柔气质的男性难以被社会所认同。而如今，在知识经济时代，体力已不再占绝对优势，脑力劳动同样可以创造社会价值，并且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换句话说，个人的气质形象和所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已经脱钩。所以，刚健有力不再是男性的唯一追求与目标，男性可以更加自由的选择和塑造自己的形象。

同样，在另一方面，生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的女性可以用智慧换得腰包的充盈，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程度，两性经济关系逐渐平等和依赖关系的消解淡化了男女性别的严格界限，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在两性的中间地带自由徜徉。概言之，“都市玉男”潮流化是社会经济进步在性别文化中的一种体现。

其次，商业社会与“都市玉男”潮流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作用也在逐步改变着传统男性的形象。美国心理学家贝姆指出：“男性之所以女性化，是因为社会意识到女性品质中注重打扮的特点更适合商业氛围，更具有公关、沟通和推销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人们想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里取得成功，就必须符合社会的需求，改造自己的形象。既然商品社会意识更加认同女性品质中注重打扮的特点，那么男性也就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中去迎合商业社会的这种意识。“都市玉男”趋于中性化的打扮恐怕与此也脱不了关系。在迎合商业社会意识的同时，“都市玉男”潮流也对商业产生反作用，成为促进商业发展的一大因素。精明的市场战略专家们敏锐地捕捉到了“都市玉男”目光中流露出的强烈购买欲，并全力推动这种风潮。一家调查公司调查发现，在美国 18 至 34 岁的男性，过去 5 年在化妆品上的消费大幅增加，现在男士化妆品市场已有 80 亿美元的总量，并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扩展市场。面对如此诱人的“金矿”，商人们自然不会视而不见，纷纷重新进行市场定位。联合利华、妮维雅等一些大公司纷纷依据这个消费群体的特点制定战略，大力开拓男性市场，誓要掀起一股男性消费的热潮。看来，有商业作用在背后推波助澜，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卷入“都市玉男”的潮流。

再次，女性主义思潮对性别的纠偏客观上改变了人们对男性形象的传统观念，从而促进了男性形象发生时代变迁。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西方女性主义发现, 人的性（sexuality）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其中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biological sex）、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性身份（gender identity, 心理学意义上的男性或者女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性角色（social sex role，符合男性和女性行为的文化规范）。性



角色身份具有社会建构性，也就是说，所谓男性和女性行为举止言谈的规范是人所处的一定的文化体中的经济状况、风俗、传统、习惯、认知等诸多非生物、非生理因素互动而成的。不可否认，构成性角色的文化规范中不乏一些与人的生物因素或者生理因素有关的外部特征，例如男性与女性在音调、音色的差异，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差异绝对化、僵化和固化。因为这些差异原本就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原本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体中形成和变化的；因此是人的类同性和人的多样性的反映和体现。这种性别研究视角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理解，人们开始着重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理解男性和女性，并提出了“性度（masculinity-femininity）”这一概念。所谓“性度”，是衡量某一个人身上男性特点与女性特点比重的性心理学概念，可分为男性度和女性度两个方面。男性度就是男性特点在某人身上所占的比重；女性度就是女性特点在某人身上所占的比重。从性度的角度看，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纯粹的男性，也没有绝对纯粹的女性，任何人都是男性特点和女性特点的综合体。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都市玉男”为代表的男性只不过是与一般的男性相比，其身上的女性度较高而已的时候，人们便会对传统以来对男性形象评价标准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同时也就容易从心理上接受“都市玉男”的新男性形象。

从“都市玉男”这一人群出发，传统男性形象的时代变迁已可见一斑。概言之，由于时代变迁造成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变化，传统阳刚、有力、粗犷的男性形象正在向阴柔、精致、细腻的形象转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绝非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偶然，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可以预见，在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类似“都市玉男”的新时代男性形象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都市玉男”的队伍也将会继续扩大。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扩展阅读

严小刚：解读“女强人”：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BYT201228041.htm

李银河：如何看待中性化焦虑：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e7s5.html



卜二卜

林红：生理性别并不是只有男女之别



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

试问，何谓正常？其标准由谁而定？在二元性别分类体系中，只有‘男’或‘女’被视为正常； 模棱两可的双性人超出了主流社会框定的二元性别分类的范畴，有别于常态，就该被认定为异常、畸形吗？

”

说起性别，通常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性别？不就是男人和女人！

是的，我们从小到大，面对身份证、学生证等各式各样的表格，都会毫不犹豫地在“性别”栏里填上正确的答案。可是，当孩子们问我们：“为什么幼儿园的哥哥站着尿尿，而小妹妹却蹲着尿尿？”之类的话题时，有谁能做出满意的回答？我们对性别虽不陌生却很迷茫。

性别，先天的、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性(sex)的差异，亦称“生理性别”或“自然性别”（以区别“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看得很“重要”，可判断它的根据却很简单。当人们呱呱落地时，就因外生殖器的形状而被告知是男是女；在日后成长和养育过程中，则按“社会性别”规范为男女规定的角色学会适宜的穿着和举止言谈；成人后选择“正确”的性别伴侣，善尽“母职妻职”或“父职夫职”。

其实，决定生理性别的，岂止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外生殖器的性别？人体中，至少还有性染色体的性别（核型）、内生殖器的性别（性腺）和性荷尔蒙（性激素）的性别等对性别决定发生作用。换句话说，生理性别不仅包含人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外部形体表征，而且包含解剖学上能够看到的内生殖器官，以及遗传基因学、细胞生物学所能观测到的一些传

递性别特质的化学物质———肉眼看不到的性染色体和性荷尔蒙。在高倍数显微镜、细胞生化分析仪等现代科学仪器没诞生前，我们的老祖宗只能靠肉眼来判断性别，自然无法认知深藏于人类体内的其它性别决定基因，也无法解释种种奇异的性别现象。然而，当你看到这张发表于美国 1970 年《科学杂志》上的图表（见图）时，你还能武断地说性别只有“男”、“女”两种，你还能对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理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性别的生理差异图表

序号	性特征	1	2	[3]	④	5	[6]	[7]	8	[9]	[10]	11	12	⑬	14	[15]	[16]	17
1	性染色体	XX	XX	XX	XX	XX	XX	XX	XO	XY	XY	XXY	XY	XY	XY	XY	XY	XY
2	生殖腺（内生殖器）	◎◎	◎◎	◎◎	◎◎	◎◎	◎◎	◎●	不全	无	●●	●●	●●	●●	●●	●●	●●	●●
3	雌性荷尔蒙	正常	—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偏低		正常	正常
	雄性荷尔蒙	正常	偏多	偏多	正常	正常	正常	偏低	偏低		正常	偏低	偏低	正常	过多	偏低	正常	正常
4	解剖学上的外观																	
5	阴茎（外生殖器）							正常				小于标准	小	正常	正常	小	尿道下裂	正常
	阴蒂	正常	正常	肥大	正常偏大	正常偏大	肥大	肥大	正常	正常偏大	正常							
6	排尿方式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7	有无月经	正常	不规则	没有	基本正常	基本正常	正常	几乎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8	生殖功能	有	不定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不定	有	无	有	无	有
9	性别认同	女	女	女	双性	中性	双性	双性	女	女	女	中性	中性	双性	男	双性	男	男

○代表卵巢；●代表睾丸；[3] 数字上加框者为双性人；④数字带圈者为同性恋者；数字为浅色的有异装扮者；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杂志》第 6 卷第 6 号第 71 页（1970 年），笔者根据日文版翻译改制。

长期以来，生理性别被主流社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甚至排挤到边缘，有关的科普读物极为鲜见。于是，人们无从认知生理性别的多元存在和多重复杂。说它多元存在，是因为性别并非只有“男”、“女”两种，它还包括一些我们通常说的半男半女、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等模棱两可的各类性别；说它多重复杂，是因为决定性别的要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外生殖器的性别、内生殖器（生殖腺或性腺）的性别、性染色体的性别和性荷尔蒙的性别等重重因素决定的，且这四重性别在某些个体身上并不统一。尤其是其中的性染色体，在胚胎发育早期的有丝分裂（细胞分裂的类型有三种，即：有丝分裂、无丝分裂和减数分裂）　或配子形成的减数分裂中，偶然会出现分裂不全或丢失现象，从而造成染色体排列异常，致使性别分化出许多鲜为人知的非常态类型。



常态与非常态的多元存在

美国《科学杂志》上的图表中显示了 17 种性别类型， 除了左右两端的第 1 列和第 17 列是完整意义上的女性和男性外，其余的均是一些非常态类型，很难用主流社会的男女二元分割体系加以归类。如表中的第 8 列和第 11 列。前者性染色体呈 45XO，染色体比正常少一个，其余各项性别特征为：卵巢缺如；性荷尔蒙分泌失常；第一性征虽为女性，但第二性征发育不良；为原发性闭经，无生育能力。医学上诊断为“特纳氏综合症”，认为是胚胎期去雄激素化而致的“两性畸形”。后者性染色体呈 47XXY 配置，染色体比正常多出一个。其余各项性别指标为：睾丸发育不全 （很小），分泌的雄激素偏少（雌、雄性荷尔蒙分泌水平失衡）；第二性征呈弱，常出现女性乳房；阴茎偏小；无精子发生，不育。医学上称“克兰费尔特综合症”。虽被认定为“男”,实为非完整意义上的男人。

图表中的第 4 列和第 13 列则分别具有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特征；第 5 列和第 12 列为异装扮特征（“易装癖”、“服装倒错”）。尽管目前对导致同性恋和异装扮的基因作用，详情还不十分清楚，但可确定，它们不是心理疾患，也不是所谓变态，更不是什么思想问题。

人的发育过程，先后经历两次性别分化（胚胎发育期和第二性征形成期），而分化的不完全往往导致了阴阳同体。在图表中的 15 种非常态性别类型中，最多的属“双性人”，如第 2 列、第 3 列、第 6 列、第 7 列、第 8 列、第 9 列、第 10 列、第 11 列、第 15 列、第 16 列是也。医学上主要根据性染色体排列的不同（至少有 10 种以上），将双性人分为真性双性人（第 7 列）、假性（男性假性和女性假性）双性人及潜性双性人。双性人不同于心理上否定自己的生理性别、强烈要求变换生理性别的“变性”者。对双性人（hermaphroditism）的叫法多种多样。我国台湾学者常称其为“阴阳人”。借鉴日本《岩波女性学事典》中的“两性具有”一词， 我主张中文用“两性人”或“双性人”，而不用“两性畸形”。因为“两性畸形”的名称带有歧视性、排他性。试问，何谓正常？其标准由谁而定？在二元性别分类体系中，只有“男”或“女”被视为正常；模棱两可的双性人超出了主流社会框定的二元性别分类的范畴，有别于常态，就该被认定为异常、畸形吗？

性别判定的多重因素

在成双成对排列的 23 对（46 条）染色体中，只有 1 对是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即性染色体。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性染色体被广泛地用来作为检测男女性别的指标，随着 90 年



代性别决定基因的不断发现，科学家们更加坚信：对性别起作用的不仅是性染色体，还有其他多重因素。

就“双性人”的各项性别指标来看，通常表现为性染色体的性别与相应的第二性征或外生殖器的性别不一致，主要源于胚胎发育期性染色体和性激素分化不全。如前所见，医学界根据性染色体、染色质、性腺及外生殖器的特征，将“双性人”分为真性两性人、男假性两性人、女假性两性人及潜性两性人四类。

图表中的第 2 列、第 3 列和第 6 列，属于女假性两性人。第 2 列除了生殖能力有些问题外，其他项目与女人基本上没什么两样。第 3 列和第 6 列都有正常的 XX 性染色体，内生殖器卵巢发育也正常，却无生育能力；外生殖器难于辨识，呈男性倾向，表现为阴蒂肥大。其原因有二种可能：一是母亲在怀孕期第一个月使用了合成黄体酮（女性荷尔蒙的一种）或使用了雄激素，导致女胎的雄性化。二是女性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所致。

与此相对，图表中的第 9 列、第 10 列、第 15 列、第 16 列，为男假性两性人。导致男假性两性人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所致；有的是单纯性的 XY 性腺发育不全所致；还有许多是因为一种叫“羟化酶”的元素缺陷或是胚胎期的去雄激素化而致。这类人在外部形体特征上，有的部分、有的全部呈女性状。

图表中只有第 7 列属于“真性两性人”。其通常具有女性染色体 XX 核型，个别的也显示为 XX/XY 嵌合体或男性染色体 XY 核型。“真性两性人”的最主要特征是同时具有睾丸和卵巢。通常情况下，其睾丸萎缩，只剩透明状的精索，仅有个别人还保有正常的睾丸组织，甚至可以产生精子。其卵巢一般为正常，仅个别人出现萎缩，但仍有卵泡，甚至还能排卵。此外，“真性两性人”的外生殖器存在颇大差异：有的与正常男性的阴茎没什么区别；有的似是而非，阴蒂肥大得像男性的阴茎；有的基本上呈女性状，只是阴蒂轻度肥大。且几乎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尿道下裂，排尿方式多为蹲式，无生育能力。由于阴蒂肥大，大约有 2/3 的“真性两性人”从小被当作男孩养育。随着第二性征期的来临， 体内雄激素（男性荷尔蒙）占优势的就发育出男性性征；雌激素（女性荷尔蒙）占优势的则发育出女性性征；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苦恼和麻烦。“真性两性人”的性取向多为双向（即有双性恋的倾向） 。

由上述可知，各类双性人很难归入男女二元分割体系中。其在我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究竟有多少，目前尚不清楚。据我国医疗界的推算，“双性人”中“真性双性人”为 20%，“假性双性人”占 80%。不论真性双性人还是假性双性人，通常均无生育能力。重庆日报报



道，2005 年 1 月，我国重庆西南医院接待的一位“真性双性人”，“从昔日的母亲变为男性，又与一女子再婚生子，当上了父亲”，乃极为罕见者。

性别决定基因的复数存在

几年前，在生殖学或生理学课程中讲授到性别时，教授们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由于性染色体的不同，决定了内生殖器（睾丸或卵巢）的发育；而由于内生殖器所分泌的性激素不同（主要是雄性素），导致内外附属生殖器官及大脑的发育，最终形成了性别分化。如今，这种解释随着细胞生物学研究的深入已被推翻。性别决定基因的不断发现，使科学家们认识到性别的基因型与表现型并非完全一致，认识到决定性别的因素不是单一的性染色体，而是复数存在的性别决定基因。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性染色体上携带着某些隐性基因也共同了人体的性别形成。

早在 1978 年，美国免疫学家瓦赫特尔就发现，对性别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完全是性染色体，还有一种叫 H-Y 抗原的物质，即“雄性特异性抗原”。它是一种只有雄性才有的特殊蛋白质，直接或间接地诱导原始性腺，使之分化成为睾丸。在正常男子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相对的概念。这类细胞的遗传信息不会像生殖细胞那样遗传给下一代）和生殖细胞中，都可检测出 H-Y 抗原，而在正常女子的细胞中从未发现过这种抗原。此外，在一些具有女性 xx 性染色体的男子身上也检测出 H-Y 抗原。

20 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细胞分裂时，y 染色体上一些决定雄性的基因偶尔也会转移到 x 染色体上。如，1990 年在 Y 染色体上发现了第一个性别决定基因 sry。它是决定睾丸发育的重要因子。如果这个基因出现在 X 染色体上，就可能造成带 XX 性染色体的男性；如果 Y 染色体上的这个基因有所缺失，就会出现带 XY 性染色体的女性。目前还知道，sry 基因并非决定性别的唯一的基因。至少还有六个基因也参与了睾丸或卵巢的发育及配子过程。这些基因不仅存在于性染色体（Y 或 X）上，有的还出现在常（体）染色体上。所以，不光是性染色体参与了性别的分化，常染色体也参与了性别的分化过程。性别决定基因大致可分为促进性或抑制性的两种男性基因，和促进性或抑制性的两种女性基因。只要这四种基因中的某一基因发生缺失，或者有两种基因多了一份，就会造成携带某一性染色体性别的人长出与性染色体性别相反的内外生殖器。

此外，性别决定基因对脑部的作用颇大。通常情况下，人们对自身性别的认识，即性别认同，与其生理性别的类属相吻合。但亦有身为男儿，却认为自己是女性；生为女儿身的，却认为自己是男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性别决定基因对脑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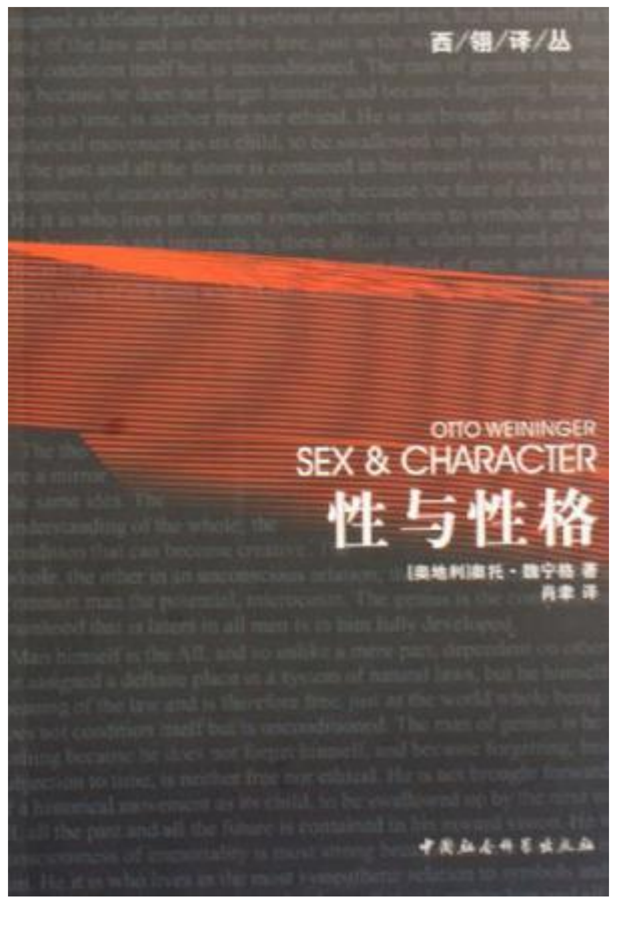


近几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过分重视了性腺激素对脑部的影响，把人体附属性器官的发育和脑部的性别分化归因于性腺激素的作用。目前，新的研究方向已转移到性别决定基因在脑部的反应。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性别决定基因可直接影响脑部的性别分化及性别认同。我们期待着这一研究更加深入，以便早日对导致同性恋、变性和变装的原因做出更科学、具体的解释。

总而言之，图表中显示的各类非常态性别的存在和“双性人”的各类性征均再三说明：生理性别不是一分为二的简单二元分割，其显现出多姿多彩的存在。就种的意义言，生理性别是缤纷多彩、各式各样的，无法用教条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加以切割、划分。所以说它是多元存在的。尽管各类性别的人数有多有少，但不该因此有优劣上下之分。从个的意义上看，决定个体性别的因素是多重交错、相关互动的。性别决定基因的复数存在，充分说明了这种多重复杂性。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性与性格》



《性与性格》是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奥托·魏宁格 23 岁时发表的著作，也是他生前发表的唯一著作。一百年来，这本书一直在被研究和争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不同于一般的心理学专著，更不是坊间常见的那种打着性学旗号的庸俗读物，它被誉为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作，一百年来一直对西方文化，特别是个人解放运动产生着深远影响。在这本书中魏宁格指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男”或“女”这两种纯而又纯的性格类型，每个人都是两种素质的混合体。一个人的基本性格取决于两者的比例及其构成方式：男性素质占据主导地位时，便给他人以男人的感觉；反之则给他人以女人的感觉。因而男女当中都存在着与生理性格相反的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女的性格无不反映了“性别的中间状态”。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刘霓：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研究员

“

社会性别的能动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在性别差别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活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它使人们感到,社会秩序不过是在迎合着自然秩序,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差别的响应 。

”

一、什么是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在英文中是“gender”，这个词的词义本身为“性”，英文词典中，它的第一解释是指语言学中名词和代词的词性。然而“gender”这个词作为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所具有的含义就绝不仅仅是这么简单了。在 2000 年出版的由洛兰·科德主编的《女性主义理论百科全书》中，有关社会性别的词条中谈到：在普通字典的定义中所遗漏的正是社会性别——基于生物学的性别基础上的社会角色——对于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1]而在另一本在此前出版的工具书，即由索尼娅·安德马赫尔等人主编的《女性主义理论词汇汇编》中，对社会性别是这样解释的：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初期，女性主义者采用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托勒(1968)所提出的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划分方法，将性别差别的社会文化意义从其生物学基础上区分出来。[2]

除了这些工具书中的解释之外，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坎达斯·韦斯特和唐·H.奇默尔曼撰写的文章《行动着的社会性别》中还可以找到一种更为浅显易懂的解释。她们讲到：在讲授相关课程中，我们告诉学生，性别(sex)是由生物学所描述的东西：如人体、荷尔蒙和生理学等，而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获得的地位，这一地位是通过心理、文化和社会手段构建的。[3]



总之，性别，作为生物的构成，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

二、社会性别概念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确立

在 60 年代末，社会性别概念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至少从那时开始，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被作为一个分析类别，用来解释女性气质的社会构成，并从社会性别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男性权力和男性特权得以维持的原因，并进而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中心概念。

尽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性别的概念才在女性主义者中间流行起来，但是“男女之间的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生物学决定的”这样一种认识却有着更长的历史。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于 40 年代在她的《第二性》中就对这个观点作了系统论述，并讲出了女性主义者所熟知的那句话：“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应当注意到的是，因为波伏娃是用法语写作，她在当时并没有使用今天提到的性别和社会性别这样的词汇，但是她的《第二性》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经典，全面和历史地分析了妇女的处境、权利与地位，指出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妇女自由的种种限制，而“妇女是被造就的”这一论点在此后的社会性别理论发展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波伏娃对女性主义思想的另外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在社会性别的概念化中揭示了其中的等级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性别与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不同，并不是涉及男女之间一种对称的差别，而是一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样是在《第二性》当中，波伏娃指出，妇女是被社会建构为他者(the Other)的人，妇女的劣势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等级划分的二元体系是父权制的产物，是用来为巩固男性权力服务的。因此，女人不仅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且较之男人，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不值得受到尊重和重视。

在前辈思想家为社会性别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之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还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为这一思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首先应当提出的是安·奥克利，[5]她是属于那些最早在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作出明确划分的学者之一。然而将社会性别区别于性别并不是奥克利自己的发明，而是她从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托勒那里借用来的。斯托勒是一个研究两性人的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与他们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或他们自己定位的那个性别类别并不相符，因此在描述这些人的处境时，性别和社会性别这样一种划分十分有用。从斯托勒



那里获得启发，奥克利提出，社会性别并非生物学性别的直接产物，她将性别定义为表示生物学意义上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学和心理学的特点，而社会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不是由生物学性别所限定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形成的，这种影响在特定的社会和特定的时间中，在一个人成长为男人或女人的过程中无所不在。

另一个对社会性别作出重要论述的是盖尔·卢宾，她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女人交易》。与奥克利略有不同，卢宾将社会性别与目的在于生育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将两者归入一个概念术语，即性与社会性别制度。按照卢宾的观点，每个社会除了某种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之外，都有一个性与社会性别制度——“在其一整套的组织安排中，人类的性和生育的生物原料既被人与社会的干预所塑造，又在习俗的方式中获得满足。”[6]这些安排指的就是在不同社会中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组织人类性关系的一些传统方式，特别是亲属关系和婚姻结构。由此卢宾认为，社会性别应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强加的两性区分”，是“性别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在对社会性别概念的论证中，不少女性主义者总是将它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她们指出，社会性别是一种中心动力，通过社会性别，权力被系统地进行了安排。男子气质标志着权力和权威，在所有社会中，政治权力和道德权威都被男性垄断着。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性别的辩证法》)就是这一论点的典型代表，她们二人将有关社会性别的思考推进了一步。比如费尔斯通在她的《性别的辩证法》中就曾指出：社会性别的差别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些差别是在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一个精心组织的体系，“女性主义的理论任务就是认识这一体系，而其政治任务便是终结这一体系”。[7]

在 70 年代，女性主义学者还通过使用“性别角色”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等社会学概念来加强社会性别分析的基础，来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是怎样在人的一生当中发挥作用，并使其形成相应的社会性别范型。她们当时研究的范围包括托儿所、学校和就业市场，还涉及家庭生活、性行为、文化和政治等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在这些分析中，社会性别既被用来指称男女之间的差别，也指被认为是决定了这些差别的文化方面的种种刻板印象和观念。

在此后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中，社会性别这一概念还依使用者的不同而被派上了各种用场。例如对心理学领域中的女性主义者而言，社会性别最初主要是指一整套个性特征或倾向；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则多在结构的层面上，而不是在个人或主观的层面上来研究社会

性别，比如前面提到的有关性与社会性别制度的研究；与此同时，文学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则忙于分析社会性别在语言和其他表述体裁与实践中的符号结构，不管这些符号结构是在高雅文化中出现还是在色情作品中出现，她们的这些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波伏娃的观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妇女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寻求对社会性别进行更为详尽的阐释，主要方法则是通过强调社会性别与阶级、种族和其他权力形式的相互联系，来分析社会性别纷繁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能动性。女性学者们试图通过分析人在不同社会背景中所经历的社会性别化的经验与实践，用更为复杂和精确的阐释方法，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认识文化现实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其理论化。

女性主义研究中对社会性别概念如此积极和全面地应用，也在女性主义内部和外部产生了一些疑惑和见解上的冲突，一些涉及这一概念本身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主观性和社会性别的社会—文化关系之间是一种什么联系？社会性别有没有可能是中性的？女性主义的目的是要消除社会性别，还是要改造它？社会性别是否应被赋予新的形式以适应时代的变化？社会性别在塑造女人和男人的生活和经验方面有怎样中心的和重要的作用？社会性别与其他权力与特权等级之间是怎样的一种联系？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鉴于女性主义的宗旨是开创改变妇女生活的社会变革，仅仅靠社会性别概念本身不可能完成为这样一个宏大目标服务的理论任务，而正是在对这一概念的论证、质疑和丰富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才能前进。

三、女性主义研究中对性别—社会性别划分的一些争论

虽然多数女性主义者承认波伏娃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分析是革命性的，但是她的观点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比如激进女性主义者就仍然愿意保持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和社会角色之间的紧密联系，她们认为，由于女性具有独特的身体特征和养育下一代的能力，妇女不仅是特别的，而且是更为优秀的。她们认为，波伏娃的社会性别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忽略自然的性别差别和贬低女性气质的作用。

女性主义立场理论则认为应当通过另一种声音，通过妇女的立场来认识世界，并以此为基点来寻求开拓妇女的经验。持这一观点的女性主义学者坚持认为，妇女有着比男人更为独特和更好的世界观，因为她们不是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而黑人女性主义者更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社会性别理论化建立在一个共有的和本质化了的社会性别的假设之上，而实际上这是成问题的。她从种族批判的



立场出发，反对将妇女在这样一些基础上分类，指出并非所有妇女都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程度被边际化，比如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恋妇女有时就是另一些“他者”的压迫者，或是从对她们的压迫中获得好处。因此胡克斯认为，鉴于社会性别寻求优先于其他社会身份的地位，因此潜在地妨碍了对种族和阶级这样一些身份的认同。

此外，虽然卢宾和奥克利强调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但她们也都假定这一划分是建立在生物学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如此，她们的结论中也都有一些尚待女性主义学者继续研究和争论的问题。卢宾的研究提出了性行为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对奥克利的性与社会性别制度，女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是，如果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别表明了一种自然的分别，那么，社会性别的差别究竟是这一自然分别的社会表现呢，还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8]

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行论证，指出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的对立是应当给予质疑的。有些人提出，复制和延续文化与自然的二元论不符合女性主义的利益，这种二元论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无所不在，为什么还要创造它。莫伊拉·盖滕斯(Moira Gatens)就曾通过她的“性别与社会性别划分之批判” [9]一文论证了这种观点，对这样一种划分能否有效地服务于女性主义者对妇女经验的认识提出怀疑。索梅尔·布罗德里布(Somer Brodribb)则更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研究并非只是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打交道，必须给予挑战的是将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在布罗德里布看来，过于强调社会性别而忽略生物学上的男女差别是对女性身体的否定，这是性别歧视而不是妇女解放。[10]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性别概念不足以捕捉具体的妇女特征和妇女作为“他者”的社会和文化限定之间的相互影响。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性别-社会性别的划分对本质主义的挑战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她们认为这种对本质主义的挑战是不充分的，因为社会性别仍然是嫁接在生物学的性别之上。站在这一立场的女性主义学者提出，如果社会性别是社会的，我们就应该考虑它是如何形成人们有关生物学的性别观念的，就应该质疑社会性别类别本身的实际存在，并阐明社会中的人们为什么和怎么样被分成所谓男人和女人两个群体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通常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思潮有联系，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丹尼丝·赖利(Denise Riley)等。



四、唯物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社会性别的看法

持唯物主义观点和后现代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范畴本身的存在提出了疑问，认为“女人”和“男人”是这样一些社会类别，它们是由两者的相互关系来限定的，而不是由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生物学实体来限定的。尽管唯物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都是从反对本质主义的激进立场出发，但二者的分析方法不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关系，将男人和女人看作为建立在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群体；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则强调文化的解释，在她们看来，男人和女人是由推论所构建的类别。

具体而言，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性别观点来自于阶级分析的概念传统，指出父权制的统治并不是基于预先存在的性别差别，相反，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却是源于父权制的统治，因此等级制度优先于社会性别的划分。正如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和莱昂纳德(Diana Leonard) [11]在她们的文章中所讲的：对我们来说，“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两个在某一时刻进入等级关系的特定的自然群体，相反，对这两个群体进行社会区分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个主导着另一个。

这一论点在西方女性主义者看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有联系的，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讲，阶级是存在于一个与另一个的相互关系中，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经验。同样，男人和女人之所以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范畴，是因为剥削关系既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又将它们彼此区分开。因此，从概念上讲，没有相对应的男人这一范畴，也就没有女人，就像没有奴隶主也就无从谈论奴隶一样。而正如阶级斗争寻求消除阶级一样，持这一类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主义的斗争应该将目标放在消除性别差别上。她们指出，在一个没有父权制的社会中，也就没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社会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也变得像男人一样，而是人们所熟知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男人已经不存在了。

有些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将“性别”本身也作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来对待，这在克里斯蒂娜·德尔菲的论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德尔菲将通常的性别-社会性别这一划分逻辑颠倒过来，指出，与其说社会性别建立在生物学性别的基础上，不如说由于社会性别的存在，性别也变成了一个相关的事实，并由此成为一个可以给予考察的范畴。德尔菲在她的研究工作中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即性别本身也是社会构成的，她强调承认男女差别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行为。对德尔菲来说，社会性别观念的潜力不在于它将男女之间的差别非自然化，而在于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类被分成两个社会性别范畴的划分过程上。德尔菲同时指



出，将社会性别的内容作为可变物来对待，却假定承载这一内容的载体是不变的，这是不对的，她认为应该将载体本身———即性别，也作为社会产物来对待。[12]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方面，对社会性别划分提出最为激进质疑的是朱迪思·巴特勒。巴特勒主张波伏娃对社会性别解构的后果要比迄今所设想的严重得多。她认为，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分离不仅放松了对社会角色的限制，而且这种区分似乎暗示女性和女人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其含义是特定的“性别”不一定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性别”，因此那些被划归为女性的人们不需要追求，或不是惟一一些追求“女子气质”的人。女孩子既可以成为女人，也可以成为男人，或是完全不同的什么人。

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由社会构成的，这一观念的内涵是这样，既性别是固定的、自然的基础，因此，鉴于社会过程的不稳定，做一名女人要比做一名女性复杂得多。更为自相矛盾的是，自然性别的身体与社会性别的身体最终是难以区分的，因此巴特勒指出，除非身体被某种社会性别表现出来，否则我们永远无从知道我们的性别，富有活力和经验的“性别”肯定是已经被社会性别化了的。社会性别应被设想为一个活跃的过程，不是一个名词而更像一个动词，作为人类，我们每天都被迫演示着我们的社会性别，却很少有人反省这一过程。

在《社会性别的困境》[13]中，巴特勒指出：因为社会性别既没有一个表现方式或外在化的“实体”，也不追求什么客观理想，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实物，各种各样社会性别化的行为创造了社会性别这样一个观念。没有这些行为，社会性别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将其起源彻底地隐藏起来的构成物，不能说它是真实的或是谬误的，它也不严格地隶属于任何特别的身体类型。

巴特勒认为，虽然社会性别这一观念的政治有效性已被证实，但它仍然有着内在的局限，她认为女性主义者应该反省她们在寻求共同身份的同时是否妨碍了开展更为激进的探索。

以上对社会性别的种种提问表明了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看法，这些学者担心如果女人和男人被作为一种游离于现实的文化范畴，那么妇女的经验就不存在了。而且，如果社会性别仅仅被作为一种文化划分来对待，或是作为一个指称社会差别的中性术语，那么这个概念就会削弱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权力的政治性分析。



五、社会性别概念仍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尽管从不同立场出发的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概念提出了各种疑问和争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说明这一概念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说明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今天仍然应当肯定它是一个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首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非常多元化的思想体系，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主义、观点和立场，然而这些思想体系的宗旨是一个，那就是分析千百年来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而正是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使女性主义学者有机会考察那些此前一直被视为是自然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并从新的和更多重的角度来考察妇女的地位和她们受压迫的根源，因此这些理论和立场都或多或少地要与社会性别概念打交道，不管是探讨这一理念的合理性还是分析其内在局限性。所以，要了解女性主义理论也就必然，甚至首先要了解社会性别概念。

其次，在阅读大量的西方女性主义文献时会发现，对社会性别概念是否感兴趣已经成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女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些文章或词条中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首先就应该对认识和研究赋予不同性别的身体以不同含义的社会性别体系感兴趣，并认识到那些构成社会性别的文化标识对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机制的运作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女性主义者还应该看到，在这一社会性别体系中存在着二元对立的结构，其中的一方，也就是男性，总是凌驾于女性之上。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跨文化的角度，男性总是比女性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而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这是不合理的和应该加以改变的。

第三，正如在本文第二部分中谈到的，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建构的产物，而且这一概念还包含了差别的含义，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而言，社会性别就代表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代表了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差别。迄今为止，任何社会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性别差别，因此，社会性别作为文化当中的一个中心要素是值得给予特别关注的。

最后，根据韦斯特和奇默尔曼的观点，社会性别不是一系列的特性，不是一个变量，也不是一个角色，而是某种形式的社会能动的产物……而能动地塑造社会性别就意味着在女孩和男孩之间，在女人和男人之间创造差别，这些差别一旦形成，就会被用来加强社会性别的“基础”。应当承认韦斯特的这个观点有助于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给予更全面的理解，并挖掘其中积极合理的内涵。



一方面，这个观点使人注意到，社会性别的出现并发挥能动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家庭中、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以及人际关系的范畴里，权力与资源分配的影响无处不在。社会性别的能动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在性别差别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活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它使人们感到，社会秩序不过是在迎合着自然秩序，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甚至也可以被看作是对差别的响应。通过社会性别的能动，男性总是占据着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女性则处于服从或依附的地位，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更加不平衡和等级制度的合法化。因此可以说，社会性别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手段，通过它可以加强、复制和合法化那些在生物学性别基础上的差别和不平等。

而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又提醒人们，既然社会性别是被塑造的，是能动的，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影响实现的，那么就需要对这一塑造过程进行考察，即社会成员是怎样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和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成为一个拥有社会性别的人的。这个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成为女性研究的重要课题，比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角色模式的作用、社会性别与劳动分工、社会性别与性行为等等。鉴于社会性别是能动的、可变化的，它也就展示了变革的可能性。女性作为人类的半数，作为社会中尚待开发的巨大资源，如何在文化的层面，在心理的层面进一步推动她们的解放，提高她们的自信，提高她们自身以及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值，这是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媒体等各方面的努力，通过社会实践的变革来实现的。这也是社会性别概念对我们最有意义的启示。

注　释：

[1]Code,Lorraine(ed.):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London:Routledge, 2000,P220.

[2]Andermahr,Sonya；Lovell:Terry and Wolkowitz,Carol, A Glossary of Feminist Theory,London:Arnold, 1997,P102.

[3]West, Candace； Zinmmerman, Don H.:Doing Gender,1987;in Myers,Kristen A.(ed.):Feminist Foundations:TowardTransformingSociology,Thousand Oaks,California, 1998,P167.

[4]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年，第 309 页。



[5]Oakley,Ann:Sex,Gender and Society,Oxford:Martin Robertson,1972.

[6]Rubin,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in Reter,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5.另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1—81 页。

[7]Humm,Maggie(ed.):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NewYork: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t, 1995,P106.

[8]Jackson,Stevi: Theorising Gender and Sexuality;in Jackson,Stevi and Jones,Jackie(eds.):Contemporary FeministTheories,NewYork: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P134.

[9]Gatens,Moira: A Critique of the Sex/gender Distinction;in Allen,J.And Patton,P.(eds.):Beyond Marxism? New South Wales:Intervention Publications,1983.

[10]Brodribb,Somer:Nothing Mat(t)ers: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Melbourne:Spinifex,1992;转引自 Jackson,Stevi,1998,P134.

[11]Delphy,Christine and Leonard,Diana: Familiar Exploitation:A New Analysi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ies,Oxford:Polity,1992;转引自 Jackson,Stevi,1998,P135.

[12]Delphy,Christine: Rethinking sex and gender,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1993,Forum 16-1,P1~9.

[13]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Identity,NewYork:Routledge,1990.

[14]Segal,Lynne:Why feminism?:gender,psychology,politics,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15]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何春蕤：《认同的“体”现：打造跨性别》节选之《性别二分主义的幽灵》



台湾中央大学英美文学系教授，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召集人

“

也正是在这个二元模式已经毫无疑问的成立之时，也就是当身体只能以婚姻内的生殖功能来定位、当生殖功能建构出唯有二元的性别分野之时，所有不能被严禁涵盖的身体和实践也随即——很讽刺的——被“繁殖”开来，各种“变态/病态”主体于是“诞生”。

”

在充斥陌生人的世界里，身体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通行证……

——Mike Featherstone

Gilbert Herdt 认为是“现代主义发明了二元分际（dimorphism was an invention of modernism）”（1993: 26），他并且追溯其源头到达尔文的思想，认为达尔文的“天择论”（natural selection）把物种的生存（也就是延续后代）凸显为生物最高的生存目的，性的选择和繁殖功能因此成为物种的首要内在特质，而一旦生殖的功能被高举，性别二分的基本架构就成为必然。傅柯（Michel Foucault）对西方性的历史研究则显示，这个非常异性恋的架构其实更早时期就已存在，而且在 18、19 世纪以前还需要借着各种典律法律和宗教条律来加以规范，直到 19 世纪性学论述蓬勃开展之后才成为不言而自明的基本模式。也正是在这个二元模式已经毫无疑问的成立之时，也就是当身体只能以婚姻内的生殖功能来定位、当生殖功能建构出唯有二元的性别分野之时，所有不能被严谨涵盖的身体和实践也随即——很讽刺的——被“繁殖”开来，各种“变态 / 病态”主体于焉“诞生”（Foucault 1978: 37-39）。



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上述 Mike Featherstone 引文中的说法倒是展开了现代性的另一层可能含意：正是因为活在这个充斥着陌生人、陌生场合、陌生互动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相逢和彼此辨识都是短暂飞逝的，而且无法动员其它的认知基础和关系（如血缘、地域的亲密连结），因此身体的形象才愈来愈有了它重要的指涉（signifying）功能，成为个体定位自己、阅读他人时的重要指标。而当代这样一个大量阅读身体的文化发展——特别当这个阅读又充分的被上述性别二分的逻辑所渗透主导时——当然会强化性别主体对其身体的焦虑关注，从而强烈的影响到跨性别主体的社会存在与自我意识。（这方面的讨论需要另外一篇论文来铺陈，以下我只想约略谈谈在性别二分主义的主流脉络中逐步摸索浮现的跨性别范畴。）

性学和医疗科学在历史上是透过几个很重要的步骤来把“性别歧异”医疗化 / 制度化的（medicalization of gender diversity）：（1）发明各种稳定 / 固定的范畴和命名以掌握性别变异，（2）提出有关理想性别特质的一般描述，（3）建立性别发展过程的概念模式，（4）设计出衡量男性 / 女性的测验量表，（5）发展诊疗和外科手术的各种技术（Irvine, 1990: 230-278）。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性别歧异主体位置被不同的分类需求“生产”出来。

由于西方性学原本并没有区分性别与性这两条轴线之间的复杂交会 / 歧异，因此最早有关跨性别的研究并没有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分开，它们都隶属于十九世纪后半“性殊异的医疗化”过程（medicalization of the sexually particular）（Foucault, 1978: 44）。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的 Karl Heinrich Ulrichs 到二十世纪初的 Magnus Hirschfeld，性学家们都是在异性恋生殖模式的基础上把所有的性别歧异化约为性歧异，把它们全都当成同性恋，通称为“性倒错”（inverts）——不过也有人把部份归类为对异性衣物的“恋物”行为。后来 Havelock Ellis 则以 eonism（一般翻译为“易装癖”）取代“倒错”的说法，首度让跨性别与同性恋这个范畴保持某种距离。

1950 年代，荷尔蒙治疗和外科手术开始被运用来重整性别身体，诉求手术的“变性”（transsexual）因着媒体的耸动关注与医疗体系的制度性发展而窜升为新的通用词汇，并因此进一步与“变装”（transvestite）区分开来。1966 年班杰明（Harry Benjamin）医师公开推动性别重整手术，主张有些主体只能以手术来改变其身体的性别处境及相应而生的焦虑痛苦。有关变性的三大重要著作在 1966 到 1969 短短三年间出版：Harry Benjamin 的 Transsexual Phenomenon (1966)，Robert J. Stoller 的 Sex and Gender (1968)，Richard Green & John Money 的 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 (1969)，这些出



版和其它稍早的相关研究不但创造了无数和“性别”相关的名词，使得“性别”（gender）普及成为一个可供后来女性主义者挪用发展的概念范畴，也使得“变性”这种性别歧异逐渐建立起其独立的范畴。1965 年 Johns Hopkins 大学首先设立“性别认同诊所”，1977 年“班杰明国际性别焦虑协会”（Harry Benjamin International Gender Dysphoria Association）成立，这些制度化的措施逐步把原来的文化现象重新定义为医疗问题以争取研究的正当性，“变性者”也因为这些制度性的发展而盖过了“变装者”（易装癖）的社会存在。

到了 1980 年代，全美已经有了 40 个类似的性别认同诊所，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当时所出版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III》在删除同性恋这个范畴的同时，也正式设立“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作为新的广泛范畴名称，把各种形式的跨性别正式命名成为需要治疗的心理障碍病症，[4] “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则成为最新流行的医疗名词。不过，不管这些早期或甚至以后比较晚期的医疗科学分类如何描述这些不同形式的性别歧异，其中的定位坐标都还是以性别二元作为最根本的基础，因此，跨性别的存在模式虽然显然的超越二元架构，但是其相关语词仍然常常倚赖“男”、“女”这种定位语词（Califia, 1997: 11-17），而跨性别社群中不断浮现的繁复多样名称分类，就正是摸索描述自我并复杂化性别二元范畴的努力。

由于污名的缠绕和主体的孤立，台湾的跨性别主体目前相当缺乏有力的支持来摆脱医疗论述的定位，以发展更为自我培力、更挑战性别二分主义的论述。在台湾的跨性别圈子中已经流行着几个引自国外的名词，而且就主体而言似乎也已经建立了某种可以辨识的意义。最具规模和历史的跨性别网站“茱莉安娜的秘密花园”是这样解释相关名词的：

TG（Transgender）：Gender 是指心理上的性别认同，因此只要在心理上对另一个性别有所认同，即可称做 TG。因此 TG 的意义是最广的，包括变装者或是变性欲者都算 TG，可以说 TG=TS+TV+CD。

TS（Transsexual）：变性欲者，指对本身性别不满意，而希望透过手术方式改变性别者。

TV（Transvestite）：扮异性症，这个医学名词指的是“扮异性症”，指需以穿着异性服装而产生性兴奋者，但不代表患者希望变性或是同性恋者，其实大多数的 TV 都是异性恋。

CD（Cross-Dress, Cross-Dressing, Cross Dress）：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这个字比较是日常生活的用语，指穿异性的服装，女扮男装或男扮女装，而不像 TV 较有疾病的批评意味。



以上定义多半取自国外相关网站提供的分类和定义方式，因此并没有反映产生这些名词的历史脉络与相应的复杂分化和渊源。例如，TG（跨性别）在美国 1970 年代的脉络中原本指的是全时间“活”在和本身生理性别相反的性别里，专注的是跨性别主体的“生存活动”而非“身分认同” [5]。但是在近期认同政治的运动发展中，TG 开始被用来指涉两种很不一样作用的意义：一方面，如上述网站所言，它被当作一个涵括的名词，用来涵盖所有挑战 / 跨越性与性别疆界的人，这在跨性别运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其动员串连的作用；不过，如上述网站在其下列举包含的，却是三种在定义上明确区分的主体（TG=TS+TV+CD），其蕴涵的确定性和完备性反而使得一些性别暧昧矛盾但拒绝以变性或变装来符合性别二分归类的主体无处栖身。另方面，为了打开这个暧昧流动的性别空间，TG（跨性别）有时也被用来区分那些在性别表现上被视为不符合其生理性别的人（简称 TG），以及那些透过手术和其它方式将其生理性别重新设定为异性的人（也就是俗称的变性者，简称 TS）。在这个 TG/TS 区分命名的动作中，TG 表明有其特殊的存在状态和意义，拒绝被纳入变性手术的唯一生命叙事中。著名的跨性别运动作家 Leslie Feinberg 更指出，即使 TG/TS 之分也常常是模糊而相互重迭的，有使用荷尔蒙改变身体的 TG，也有不接受手术的 TS（1996: x）。

跨性别主体对己身归类范畴的焦虑不但反映了当下台湾性别理论在语言和概念上的简化无力描述跨性别的多元现象，也反映了跨性别意识、主体、和运动在本地的萌芽状态还有待更多的发展，更多的彼此细致认知。不过，正因为跨性别主体所处的污名边缘位置，众多主体迫切争取有限的正当性，也因而有可能引入一些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定义意味。[6]“艾丝姑娘”网站便以一个尖锐的对比开页：“CD 是穿着一件随时可以更换的漂亮衣服，TS 是穿着一件永远脱不掉的错误衣服”。这样的描述虽然在呼召主体上有清楚的效果，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把主体定了型，赋予他们某些价值判断和情感内涵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信息较多的网站都没有提出特定的名词来描述那些身体性别暧昧混杂的 intersexual（双性人，俗称阴阳人），而把他 / 她们通通纳入 TS（透过荷尔蒙与手术，从一性变为另一性）的范畴。[7]

一般人常常用“第三性”的说法来指称跨性别者。从某个角度来说，“第三”代表了“超越二元的其它可能组合”（Herdt, 1993: 20），但是我的受访者多数不太接受这个说法，原因很可能是近年“第三性公关”在台湾媒体和一般意识中所代表的性工作污名，已经使得“第三性”扣连了性工作，为避免双重污名，许多跨性别主体都选择避开这个名称。[8]



在“第三性”的指称愈来愈特殊化（指涉某些性工作者）的同时，另外两个跨性别名称——“变性”与“变装”——却日渐普及。首先，近年来透过媒体对某些知名变性主体（例如模特儿王悦恩，以及自残然后去泰国变性的林国华，甚至轰动台湾的韩国变性艺人河莉秀）的报导，终于使得“变性人”成为一个可以流通的概念。另一方面，红顶艺人的专业表演、艺人陈俊生夜游购物中心事件等，则使得“变装”这个概念得到另一些可见度，甚至扩大到包含所有不牵涉跨越性别的变装（例如政客在造势晚会上的各种装扮）。不过，我所接触到的跨性别主体多半还是选择用英文简称来定位自己，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这些名称有着某种学术的、专业的、与全球接轨的含意，因而获得某种正当性，另方面也因为这些名称来自异国语言，故而形成了某种心理上的安全距离感。对饱受污名压力的主体而言，可以认定自己而又同时保持某种距离的做法有其必要，因此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中文名称之前，选用英文简称对跨性别主体确实具有某种建设性的保护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至少能呈现个别主体的某些特质，我暂且使用这些通俗的描述标签，大部分尊重受访主体的意愿而依循上列的分野。[9] 另外，由于主体原先的不同生理性别位置（所谓“原生性别”）很深刻的影响到她们的可能资源和操作策略，所以我会特别标明是“男变／女”还是“女变／男”：前面一个位置的男女性别指的是“生理性别”，后面位置的男女性别则笼统指称当事者自己选择的“性别表现”。[10] 不过我也必须在此提醒：就跨性别主体而言，“认同”“最好是被理解为一个有着多重场域、让自身不断转变和存在的过程”（Halberstam, 1998: 21）。事实上，我所访谈的跨性别主体有些尚未决定自己是什么；有些强调自己只是因为想要漂亮而穿着女装 [11]；有些在穿着打扮的过程得到无比的性刺激和快感 [12]；有些想要变性但是被家人或医疗体系阻挡，因而只能自己寻找打造身体的方式 [13]；有些曾经想过要变性，但是时代氛围不允许 [14]；有些计划变性但是对现有医疗科技不满意；有些做了一阶或一部份，接着要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继续打造身体；有的已经完成手术，但是还在计划一些修整的工作等等。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的描述也只能捕捉“书写此刻的状态”（然而这一刻的状态总是已经过去、或者已经改变）。至于代名词的使用，我选择尊重个别主体对自我性别的定位，完全不必然反映其生理性别。注释

[1] 本文系本人所主持的国科会三年专题研究计划“性别不驯的政略”第一年的部份研究成果报告（计划编号 NSC89-2411-H008-012-BC）。初稿在 2001 年 9 月 15-16 日台湾中坜中央大学第六届“四性”两岸三地学术研讨会中宣读，并紧接着在同年 11 月 16-17 日香港理工大学华人社会社会排斥与边缘性问题研讨会中宣读。在此特别谢谢接受访谈的 TG 蝶园



15 位跨性别朋友以及提供访谈场地的台湾性别人权协会，所有的访谈都录音誊稿，受访者原本就在圈内使用自定的代名，除了同意使用已知代名的朋友之外，其他代名则经过进一步改变并去除可能足供辨识身分的信息。另外，因为资料实在丰富，本文仅选取打造身体的部份进行讨论，后续有关教育、爱情、兵役、就业等讨论将以另文发表。仅以此文献给这些奋力打造自我身体和人生、因而丰富这个社会文化的朋友们，也谢谢两位台社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

[2]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这个“某些”，因为本文中的受访主体多半还是教育文化资本较高、在社会空间中阶级位置相对较为优势的跨性别主体。在台湾社会跨性别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更为弱势、因此生存更不容易（多数从事各种形式的性工作）的跨性别主体，由于污名的严重社会区隔，在本文中仅仅可以看到折射的、隐约的身影。

[3] 这里的 sex 在中文里其实是（生理的）“性别”。不过，在本文的脉络中，关注生理性别和文化社会性别（gender）的某种不全然割裂以及复杂张力，倒比较能够捕捉跨性别主体的复杂存在状态。

[4] 台北荣总整型医师方荣煌曾经在一篇写给医护社群内部的文章中说明了精神医学在这方面的分类方式：“精神科的领域中有一个特别的分支，专门治疗性心理障碍（Psychosexual disorder），这其中包括常见的阳萎、早泄、性冷感、性交不快等等，也包括比较少见的性别焦虑症（Gender dysphoria），而性别焦虑症主要是出现在五项重要的疾病：（1）变性欲症（Trans-sexualism），（2）异装症（Transvestism），（3）同性恋（Homosexual），（4）中性恋（Intersexual），（5）精神病（Psychosis）”。就这个分类来看，跨性别仍然被归类在“性心理障碍”的范畴之内，而就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分类还是没有脱离前面所说的异性恋性模式为基础的二元性别区分架构。

[5] 2002 年 4 月初我在美国田纳西州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Gender Education 的年会上遇到高龄 89 岁的跨性人 Virginia Prince（被社群传闻是 transgender 一词的创造者），她对我再三强调，“『跨性别』这个名词说的是我们『做』什么，而没有说我们『是』什么。”她对本质主义式认同政治的不安，以及对跨性别主体“做性别”（下详）的强调，是明显可见的。

[6] 例如，跨性别族群中鲜少有人采用 TV 的说法，据说是因为这个医疗标签包含了病态、恋物、执迷等等含意，不过，在此没有明说的原因，其实还包含了“性”本身的污名，而采用 CD 这个名称暗示只牵涉到外表的衣着打扮，可以避开指涉主体的性别意识或情欲状



态。又例如，CD 和 TS 之间有时也会形成在正当性上的竞争，有些 CD 觉得 TS 太过偏执一定要手术，有些 TS 则认为 CD 的变装行为没有什么深层的含意。标签分类上的这种相互排挤，反映的倒不是个别群体的狭隘心态，反而是跨性别整个族群的异常困难处境和污名压力。

[7] 双性人（阴阳人）的医疗化和社会对待是另外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可参看 Susanne Kessler 的专书。

[8] 过去也有许多人采用“人妖”的说法来讽刺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跨性别者。不过最近几年旅游风气旺盛，泰国的“变装秀”成为普通民众的普遍经验，“人妖”这个名词逐渐局限于指涉从事那种表演的人。另外，肯定跨性人的泰国电影“人妖打排球”以极其酷儿的方式正面呈现跨性别者，也冲淡了“人妖”原先的负面意义。不过，台湾一般的跨性别主体还是不太愿意和人妖的负面含意连在一起。我唯一见过的特例是做过第三性公关的 Coco，她在遇到不友善的目光时，往往选择不回避，反而直接挑战成见。她说到一个经验：“像我上次去很熟的服饰店改衣服，可是我急着去宜兰，我要上车之前去那边，我就说，阿姐阿姐，快点快点，我的衣服呢？她就说，好啦，等一下啦！然后旁边就一堆人在那边看看看看。我要上车之前就转过来说：你们没看过这么漂亮的人妖吗？”她描述这个故事时，脸上的挑衅和嘲讽混着一种自然的骄傲和欢愉，实在是很令人难忘的。

[9] 在本文中访谈的这些主体及其具体处境，其中许多并没有很适当的名词来描述，我姑且称呼她们为“跨性别者”，“跨性人”或“跨性别主体”。其中（就以我参与的小团体而言）有男身女妆者、曾经想过变性但是决定变装者、自认宜男宜女者、准备男变女者、已经完成男变女手术者、正在（持续或断续）服用异性荷尔蒙者、施行喉结缩小手术者、准备女变男者、爱恋变性者的人、已经做完女变男变性手术在复建者、还在和父母抗争身体自主权的跨性别者、等候通过变性评估的跨性别者等等。让我强调，以上的描述都是很 tentative 的，因为这些描述都还是架构在男女二分的描述系统上。对这些早已用肉身存在来不断扰乱性别体制的主体而言，这些描述是一种简化，也更凸显出现有语言和思考是如何深刻的被性别二分体制所架构。

[10] Gordene Olga MacKenzie 就使用 female-to-man 以及 male-to-woman 的方式来反映医疗整型手术并不是转换生理性别，而是透过手术把生理身体打造成合乎社会性别范畴的状态（1994：2）。

[11] 有些是因为女人的衣服比较漂亮多变，有些是因为自己有能力打扮成漂亮的女人。



[12] 这些主体的兴趣 / 性趣在于观看镜中的自己并感受紧绷的衣物，然后 DIY 自慰解决。

[13] 目前在台湾，变性整型手术当事人不管年龄多大，都需要父母的签名同意书，这也形成无数变性者追求自我人生时的严重障碍。若是此刻还无法进行手术，但是又希望能以另一性别的身体过日子，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服用或注射异性荷尔蒙以改善身体的性别形象。

[14] 50 岁以上老一辈的跨性别者当中有不少这样感叹生不逢时的人口。

(文章选自《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02 年 6 月 第四十六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跨┫

莱斯利•芬伯格：跨性别斗士：开创历史


美国跨性别作家、社会活动家

“

我们的许多群体挑战所有的生理性别（all sex）和社会性别疆界(gender borders)、限制。把多种多样的群体如胶似漆地粘合在一起的只有一点：保卫每个人定义自己的权力。

”

“你是小伙子还是姑娘？”

我一生中无数次听到人们问我这个问题。但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英语中没有像我这么复杂的代词，而且我也不想把自己简单化。我不想这样做以便完全适应于这个或那个规范。仅就在美国而言，就有数百万像我这样的人。

我们有充满战斗英雄的历史。但这里也有障碍。当英文里只有女人和男人、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这些有限的文字时，当只有这些文字来描述所有那些身体的变迁和表达的风格时，我又怎么能对你讲述他们的战斗呢？

生活中的斗争加速了语言的变化，在六十年代，我听到与此相关涉的语言，那时我出现在西部纽约和南安大略的易装酒吧。那时，用来描述我们的词语打断我们、烧灼我们，它是从小车的窗户里冲我们吼叫的词语。但是没有我们可以借鉴引进、我们可以用来感觉良好的词语。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乐佬”（gay）这个说法时，我的一些朋友坚决反对，理由是它听上去好像我们很快乐。“决不会有人用这个词 gay”，我的朋友们对我保证，大家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作为替换的词，这些词都没有根据。于是我明白了，语言不能个人定购，好像从 Sears 的目录册上定购一样。它是集体锻造的，是在激烈的斗争中锻造的。

许多敏感的语言都是美国六十和七十年代解放运动所赢得的，而现在，语言正承受着来自右派反击“政治正确性”的压力。在我出生的地方，“政治上正确”，这意味着语言的使用必须尊重其他人所受的压迫和他们的创伤。对语言的这种选择需要得到维护。

我在这本书里所用的词语也许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就会过时，因为跨性别运动依然还年轻，还正在给自己定义的过程中。但是写在旗帜上的标语也许会很快的改变，而斗争将会激烈继续下去。我是为满足跨性别解放的要求而写这本书的，因此，我在这本书里用的语言不是为了定义，而是为了维护正在联合起来的多种多样的群体。

跨性别运动是否导致一个新的第三人称，或性别中立代词，例如在网络空间里被人们实验性地使用的 ze (she/he) hir (her/his), 这对我本人来说，并没有个人的利害关系。对我来说，并不是这些词语的意思和词语本身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跨性别人群数世纪的斗争并不是他的故事（his-story）或她的故事(her-story)。它是我们的故事(our-story)。

我曾被称为他-她（he-she），女硬汉(butch)、女扮男装(bulldagger)、易装者(cross-dresser)、冒牌女人(passing woman)、女变男变性人(female-to-male)和男装王(drag king)。我自己宁肯用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个词来描述自己。

今天，这个跨性别的词至少有两种口头上的意义。它曾经被用来作为一个笼统的说法，用来概括那些所有挑战性与性别疆界的人。它也被用来在这样的两种人中做出区分，一种是对自己生来被指定的性别重新做出指认的人；另一种是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我们的社会性别表达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它与我们的生理性别不合适。现在有很多组织，如旧金山的跨性别族和泽西海岸的蒙矛斯大洋跨性别组织，他们都采用了这个笼统的说法。

我问过许多自我认同的跨性别行动主义者，我在这本书里提到他们或用过他们的照片。我问他们：你们认为那些人是在这个总括的说法下？这些被调查者提到：跨越生理性别者（transexuals），跨越社会性别者（transgenders）， 易装者（transvestites），双性者（ bigenders），扮装女王（ drag queens），扮装王子（ drag kings），易装癖（cross-dressers），男性化女人（ masculine women），女性化男人（ feminine men），阴阳人（ intersexuals）——人们过去也称之为两性人（ hermaphrodites） ，雌雄同体（androgynes）， 跨越性别者（cross-genders）， 换体人（shape-shifters）， 冒牌女人（passing women），前男人（ passing men）， 性别扭曲者（gender-benders）， 性别混淆者（gender-blenders），长胡子女人（ bearded women），还有那些跨越了被社会普遍



接受的作为妇女身体界限的妇女健美运动者（woman bodybuilder）。所有这些人都在跨性别的范畴。

但跨性别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具体应用。第一个把这个词介绍到英语中的是跨性别斗士弗吉尼亚?普林斯。弗吉尼亚告诉我，“我大约在 1987 或 1988 年造了这个名词跨性别主义者（transgenderist）。必须有种名称是适用于像我这样的跨性别屏障的人——它的意思是某些人在社会性别上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生理结构的反面。我还没有跨越生理性别的屏障。”

随着跨性别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探讨着个人的生理性别（女性、两性人、男性）和其社会性别（女性气质、雌雄同体、男性气质和其他变体）表达之间的区别。许多国家的和地方的杂志以及团体正在开始用跨越生理性别(TS: transsexual)和跨越社会性别的说法（TG ：transgender ）。

在西方法律中，医生对刚出生的婴儿的生殖器投去一瞥，然后宣布这个孩子是女性或男性，就这样了。跨越生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跨过了他们在出生时被指定的性的界限。

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婴儿的社会性别表达从一出生就开始了：粉红给女孩，蓝的给男孩：希望女孩长大有女性气质，男孩长大有男性气质。跨越社会性别的人们，这些人的社会性别表达跨越在出生时被指定的社会性别表达的界限。他们或者是在性别界限之间架设了桥梁，或者是模糊了这些界限。

然而，不是所有的越性人（transsexuals）都选择了手术或荷尔蒙；有些跨越社会性别者做了。我是个跨越社会性别（transgender）者，我一生曾两次采用了外科手术和荷尔蒙方式，我保留再次运用这些方式的权力。

但是我们的运动已经引进了一些新的术语，所有这些被采用的词都提到，我们群体依然因为限制而遭受磨难。例如，易装（cross-dress）、跨性别（cross-gender）、男性变女性（male-to-female）和女性变男性（female-to-male），这些都强化了一个思想，即只能有两种区别方式：非此即彼；但事实不是这样。双性（bigender）意味着，人们既有女性气质的一面，也有男性气质的一面。过去，大多数双性人被挤到易装者（cross-dress）这个范畴里。但是，有些人一生都是易装者，而另一些人只是因为在有些时候易装而被这样称呼。也许，如果社会性别压迫不存在，那些有时穿异性服装的人也会很高兴一直穿异性服装这种自由。但是，双性人希望的则是能够表达自己的两种社会性别气质的侧面。



尽管,我维护任何人用异性装扮者(transvestite)来定义自我的权力,但我很少在这本书里用这个说法。虽然有些跨越的出版物和组织依然用这个“异型装扮者”或缩写“ TV”作为标题，许多被贴这个标签的人拒绝这个说法。因为它让人想起心理病理学、性的恋物癖、迷恋等概念，其实这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根本就没什么不健康的。医学和心理分析机构常常把异性装扮者定义为男性，但是同样有许多女性的易装者。

易装、异性装扮者、男扮女装这些词传达出这样的意思，这些复杂的自我表达仅仅是围绕这服装。它们创造了这样的印象，如果说你是如此被压迫，那时因为你穿的衣服，你把你的装束换一下就行了！但任何看过《鸟笼》（La Cageaux Folles）的人都会记得，当那位易装女王把自己塞进男性三件套，被教着“像真正的男人那样”在面包上涂奶油，这时的她比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更有女人气质。因为我们全部的精神都是这样——这是我们自身的本质——这不符合狭隘的性别刻板印象。许多人过去都被称为易装者、异性装扮者、男扮女装者和女扮男装者，今天这些人都自我定义为跨越社会性别（transgender）。

总而言之，我们的许多群体挑战所有的生理性别（all sex）和社会性别疆界(gender borders)、限制。把多种多样的群体如胶似漆地粘合在一起的只有一点：保卫每个人定义自己的权力。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跨越”(trans) 这个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性别群体适用，作为一个说法来联合整个联盟。如果这个说法已经大受欢迎，我愿意给这本书题名“跨越战士”（Trans Warriors） 。但是既然“跨越性别”(Transgender)更能被世界上所有的人接受，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它：它指的是所有那些英勇地跨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界限的战士，他们是那些在历史上领导了斗争和反叛的人，是那些今天聚集人们勇气去为自己的身份和宝贵生命而战的人。

《跨性别斗士》(Transgender warriors) 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跨越历史，甚至也不是现代跨越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它只是对历史上的性与性别以及阶级、民族、种族和性（sexuality）的一个新观察。所有的社会一直是只承认两种生理性别吗？那些穿越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疆界的人一直是被妖魔化的吗？为什么性的再指认（sex-reassignment）或换装(cross-dressing) 涉及法律性质？

但这意味着走到各种各样的群体里去，这些群体里，性和性别的概念就像沙丘一样，在数个世纪里变化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能够找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呢？作为一个白人、跨越性别的研究者，我怎么才能避免把我自己的解释加给那些被压迫族群的文化呢？



我以几种方式处理我的问题。首先，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欧。这不是出于未经反省的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因为我在这里抓住了数世纪以来的统治力量，他们对今天西方文化质地里编织的种种仇恨和偏执活动负有责任，它们曾把这些强加给被殖民的人民。谴责这些仇恨和偏执态度，追究欧洲统治阶级应负的责任，这是我对反帝运动的部分贡献。

其次，我也同样把出自全世界不同文化的图片包括在这里了，我从那些国家和民族里找到这些人，帮助我创造一个简短的、根据事实做出的说明。我竭力避免解释或者比较不同的文化表达。这些图片并不意味着，这些照片中的个人是以现代的、西方的跨越性别（transgender）这个词语的意义上来认同自己的。我把他们的形象呈现在这里，目的是作为一种挑战；挑战西方现在被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即认为女人和男人就是现存的所有可能性；人就只有一种存在方式：要么做女人，要么做男人。

我不接受这种观念，即认为个人的社会性别表达绝然是生物的或者文化的产物。如果社会性别仅仅是生物学决定的，那么举例来说，为什么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性别表达只是我们被教育的结果,为什么人口中一个庞大的跨性者群（trans segment of population）没有被教育成为不同的人?如果两性(two sexes) 是生物学上不可更改的事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社群承认的性在两个以上? 尽管可以说，生物学不是命运, 但在人类的解剖范围里的确还是有一些生物标记。那么，性（sex）是社会建构、还是因文化因素的对性（sexes）所做的僵化分类？很清楚，在个人和他们的社会之间，肯定有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

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仅是理论的。你也许知道，我们中间那些跨越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文化疆界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面临着歧视和摧残身体的暴力。我们有受到尊敬和有尊严地生活、工作的权力，而这个权力被否认。有时，仅仅是在早上离开家，以我们自己的身份面对世界，这都需要如此之多的勇气，它本身就是一个抵抗行动。但是，你也许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反抗这种不公正的历史。今天我们正在推动争取解放的运动。虽然，在一本书中，我还不能把所有那些努力工作的主要的行动主义者的照片包括在内，但我还是集中收入了一些图片，这些图片将要说明受种族、民族和地区影响的性和性别身份的深度和广度。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组织跨越性别的身份包括在一起，这些组织和个人包括田纳西的“小仙山”（Short Mountain Fairies）到旧金山的“永久放纵姐妹”(Sisters of Perpetual Indulgence)；包容这么多内容，这不是一本书能够做到的。



现在是我们自己来做跨性别历史专家的时候了。已经有太长的时间，我们的光线是从其他人的棱镜中折射出来的。在这本书里，我的目标是把历史、政治和理论造就成钢铁般的武器，以此来保护人口中正在受压迫的这部分人群。

在我的成长中，我一直思考由于我的社会性别表达所引起的仇恨，我以为我所面临的这仇恨不过是人性的副产品，我成为这种狂怒的靶子肯定是我的错。我绝不希望任何年轻人再去相信这是对的，所以我写了这本书来暴露性与性别压迫的根基和枝蔓。

今天，从人类经验中，人们提炼出了很多“社会性别理论”。但是，如果理论不是经验的结晶，她就不再能成为行动的指南。我提供活生生的历史、政治和理论，它是根植于真实的人们的经验，这些人为了自由而进行着血肉战斗。我的著作不仅仅是要为过去做年表，它也是我的组织工作的组成部分，这个工作是要致力于创造未来。

这是我一生工作的中心。当我握紧拳头以怒吼反击那些剥夺我人性的诽谤时，这是我的愤怒背后的确信。当我痛苦尴尬、语无伦次地面对那些善意的人们，这些人对我说：“我就是不明白你是个什么？”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今天，《跨性别斗士》是我的回答。这是我骄傲的核心。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卡维波：逝去的女性主义──跨性别运动的挑战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

在跨性人所要造就的社会里，性别已经不以“男人”或“女人”的方式存在，而只是人的一种打扮、一种气味、一种情欲、一种作料、一种配件、一种成份、一种表演；故而男女性别可以和其它（年龄、种族等）成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

”

妇女解放≠性别解放

历来对于“性别压迫”的理解就是男压迫女，而“性别解放”就等于“妇女解放”。但是这个错误的理解在今天必须被修正了。

性别政治在过去主要是个“男尊女卑”的不平等问题，亦即，男人位于“性别阶层”的最上层，而女人则处于男人之下。但是“性别阶层”的结构只有上下两层吗？

实际上当然可能更复杂，但是即使从概念层次来说，“性别阶层”也至少是个“三层”的结构：男人在上层，“跨性别”处于性别阶层的最底层，相较之下，女人反而只是性别的中间阶层。

妇女是性别中层、跨性人才是性别底层

作为一个中间阶层，妇女既遭受性别压迫，也和性别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利益和欲望纠葛，故而以妇女为主体的性别解放运动在彻底砸烂性别阶层的革命上常有着踯躅不前的游移与局限。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因此也同样地存在着立足点（standpoint）的限制，导致其愈来愈无法随着性别解放的步伐前进。在跨性别为主体的性别解放运动出现后，女性主义更明显的暴露它根本缺乏理论资源来妥善解释与拓展性别



解放运动；而女性主义所谓的“性别”批判，被显示其实是以“女人”这种性别，代理包办或篡夺了“跨性人”这个最下层性别的发言位置。

早期西方的主流妇运先对同性恋、后对变性与反串表现颇大的敌意，对于变态的、侵略的或“好色”的女性情欲也加以排斥，更大力批判性工作、代理孕母、身体整形、基因工程与新人工生殖技术。这些表面上看来不同的批判议题，在仔细加以分析后，都显示它们是立足在“女人”此一抽象范畴上的批判，也因而受制于女人此一中间阶层性别的局限，无法彻底的分析性别体制的全貌。

相反的，从性别底层的跨性人立足点出发的性别分析，对上述议题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以下我以女同志的“T 婆”与“不分”争议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女性主义：T 婆的性别还是女人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用“女同性恋连续体——女人认同女人、女人爱女人”的说法来将女同性恋收编到妇女运动内，但是这个说法已经遭到许多挑战：有人强调“女同志不是女人”，也有人重新提出“同性恋是第三性”的概念，还有人认为连续体的说法完全忽略了同性恋的“性”（因此需要提出酷儿理论）。此外，女性主义的同志政治基本上分化了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这也遭致了一些团结男女同性恋运动者的反对。跨性别运动基本上都同意这些挑战。

最令人争议的则是，女性主义认为“T / 婆区分”政治不正确（或至少是可疑的、不值得提倡推广、需要被多元化的），认为女同志运动应该朝向“不分”T 婆的方向，而且还认为“变性反串”是强化性别刻板印象等等。从跨性别运动的眼界来看，这些批判立场归根究底就是不肯也不愿将男女性别当作构成主体的一种“成份”，而是将性别当作构成主体的“本质”。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在跨性人所要造就的社会里，性别已经不以“男人”或“女人”的方式存在，而只是人的一种打扮、一种气味、一种情欲、一种作料、一种配件、一种成份、一种表演；故而男女性别可以和其它（年龄、种族等）成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姑且不论未来以基因工程、人工生殖技术、生化电子技术之助，如何造就一个多种多样的第三性（跨性别）或第四性（无法以性别来想象）的社会，即使在目前，透过身体整形、扮装、荷尔蒙治疗、健身、色情产品、性解放论述、代孕、性工作、性爱次文化、药物等等，一个跨性人的身体也已经可以同时拥有男女成份、各种性欲望、跨年龄与多文化的特色。



跨性运动：性别只是选择的一种存在形态，而非存在本身

对于这样的跨性人而言，“牠”们早就是“不分”了，牠们是所谓的“男女不分”——这是跨性别的最起码意义。不过，变性反串与同性恋等人的“男女不分”并非所谓的“中性”，而是将男女只当作“成份”或“性表现”，而不是本质；因为，跨性人的欲望（性偏好）、认同和身体，早已经使牠们无法符合本质定义下的男女了。从激进的性别解放立场来看，应当颂扬的正是跨性人的“（男女）不分”，而“男女”两类人的存在则是政治不正确的，是应当在性别解放中被消灭的。

然而女性主义却很奇怪的忽略同性恋本身已经是“不分”的这个事实，反而要在同性恋中贬抑Ｔ／婆之分、颂扬Ｔ婆“不分”。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基本上还是把同性恋与变性反串等看成“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亦即，把跨性人分为男女两性（例如Ｔ就是男、婆就是女，男人变性后就是女人，等等）；换句话说，女性主义不认为这些跨性人已经是“（男女）不分”了——女性主义还是把性别二分套在跨性人身上，坚持两性，无视于跨性的存在。

从跨性别运动的角度来看，所谓的Ｔ/婆、零号与一号之分，只是把“男女性别”当作一种成份、一种原料、或一种性的吸引力，而不把它当成男女的实体存在。亦即，Ｔ婆不是两种性别，而是两种性表现；同样的，变性反串等跨性人所表现出来的“两性”不是 sex（性别）而是 sexy（性感）。

跨性运动：T 婆的性别不是两性而是跨性

换句话说，跨性别运动以一个新的角度来诠释同性恋和变性反串中的性别表现：同志不是男人女人，而是跨性人；变性反串也不是本质上非男即女，而只是以男女“面貌／装扮”现身的跨性人。当然，跨性人未必只以男女面貌来装扮自己，其性别装扮可以是半途的、片面的、中性的、酷异的、混杂的、难以辨识性别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同性恋与变性反串、阴阳人等必然就是跨性人——这样的说法会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我们只是说：采取跨性别的诠释角度来建构上述主体，对性别解放最为有利）。

彻底追求性别解放的女性主义不应再度把这些跨性人赶回性别二分的牢笼里，不应将女同志限定在女性的范畴内（而因此也把男同志归类为“男人”），而是去发展男女同志的跨性别面向，让同双性恋和变性反串阴阳人等跨性别主体带领女人进到性别解放的迦南地，使女人终将也能够“女不女”。



跨性运动期待可以摧毁人伦家庭的新生物科技

在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曾有不少女性主义者认同跨性别的愿景，认为“消灭（目前存在形态的）女人男人、消灭（作为主体的）性别”是妇女解放的目标，而且科技可以被运用来加速实现这个过程。但是这种女性主义观点已不多见。相反的，近年来当跨性别主体开始以偏差变态面貌、自在自得的浮出地表时，很多女性主义却害怕这些主体会成为流行，蔚为风尚。女性主义更反对一些势必改变社会伦理的科技发展，其理由是这些科技被男性或医疗所掌控，会损害女人利益或自主。可是女性主义本身却从来不正面积极宣传“科技改变社会伦理”的必要性，从不赞扬那些可以帮忙摧毁目前的人伦、家庭、母职与两性身体的科技，从不指出可以促进性别解放的远景方向的科技，像跨性人所期待的半人半机器的生化电子人（cyborg）或机器战警式的性机器（sex machine）、基因工程终能复制大批性际人（intersexuals 俗称阴阳人）、或者阴茎配着耸乳的新身体美学、能代孕的动物等等。

以上所述并不是性别科技的进一步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而是性别解放者已经根除了人文主义的思乡怀旧，正欢欣鼓舞地迎接一个没有男人女人的世界。而继续希望女人永远存在的女性主义正是那不忍割舍性别体制的具体表现。

两性时代的结束，四性世纪的到来

以女人（第二性）为主体的性别解放，其实只是争取“两性”平等的妇女解放；只有当“第三性”的跨性人得到解放时，才能有真正的性别解放。不过，跨性人运动的发展当然也会使“跨性别”这个概念逐渐失效。（当性别被跨越时，跨性别又焉能存在？）一个无法以性别来归类或想象的人种也自然在萌芽中，目前我们姑且冠以“第四性”这个保守的名称；然而重点是，我们此刻正处于“两性时代的结束，四性世纪的到来”的历史时刻（何春蕤，《花花公子》1999 年 5 月）。

在这个历史时刻，女性主义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女性主义是否已经是一个逝去的性别解放思潮呢？我基本上认为女性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这不是说女性已经和男性平等，而是说女性主义的理论资源与立足点已经无力进一步推动性别解放，许多争取男女平等的作为已经开始产生反效果、或者反而打压了许多女人和其它社会主体。这个现象解释了西方后女性主义思潮崛起的背景。除非女性主义能站在跨性人的立场来决定妇运的方向策略，女性主义的逝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书目：近期有关跨性别的文章

1. 何春蕤,《两性时代的结束，四性世纪的到来》，《花花公子杂志》24-25 页, 1999 年 5 月号

2. 何春蕤, 《性别坏份子》,《劲报》, 1999.9/9－9/11

3. Judith Halberstam（原著）金宜蓁、涂懿美合译, 《“男性”骗局：仿冒的阳刚特质与 Brandon Teena（男孩别哭）的案例》，第三届“性/别政治”超薄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宛若 TC”，1999.11/27。

4. 三蕊花子，《打倒污名，好胆 T 大声叫出来！》，《热爱杂志》22 期，页 138-140，1999.12 月号。

5. 台湾性别人权协会，《性别小本四季报》之试刊号，2000.3。

6. 何春蕤, 《叫我跨性人——跨性别主体与性别解放运动》, 《破周报》,复刊 100 期 2000.3/17—3/26。

7. 阿文, 《从男孩别哭看跨性别的银幕展演》, 《破周报》,复刊 101 期 2000.3/24—4/2。

8. 何春蕤，《美国跨性别运动简介》,《破周报》,复刊 101 期 2000.3/24—4/2。

9. 陈俞容，《晚近台湾同志圈的跨性别讨论》,《破周报》,复刊 101 期 2000.3/24—4/2。

10. 卡维波, 《逝去的女性主义——跨性别运动的挑战》,《破周报》,复刊 101 期 2000.3/24—4/2。

11. 卡维波, 《跨性人不是病态错乱，是人生选择》,《联合报》民意论坛版, 2000, 3/28

12. 何春蕤, 《跨性别之歌》,《蓝调石墙 T》序文，劲报出版社，2000.4 跨性别的历史时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高旭宽：跨性别权益—争取还是保障的运动反思


台湾跨性别民间组织——TG蝶园发言人

“

无论是跨性别、变性人、双性人、男性女乳、因病切除乳房或阴茎等等各种不男不女的身体早就普遍存在社会上，只是大多数人都把性别不正典的身体隐藏起来，没人出来挑战现有的空间规范。不管是厕所、宿舍、健身房、三温暖、开放式盥洗室、温泉裸汤、群体出游男女分组分房等等区隔，都反映出我们对于性器官和性征，以及可能引发的性欲有无限的幻想和焦虑不安。

”

我们观察台湾社会对于跨性别议题的态度通常是看媒体如何呈现跨性别新闻事件，并且观察大众对新闻的反应，今年十月法拉利姐的新闻从原本很简单的刮车事件，戏剧性地延伸到“揭露法拉利姐是男儿身”“坚称百分之百是女人，干妈戳破谎言”，媒体逼问法拉利姐是否变过性，访问邻居友人爆料他以前的名字和过往，要张婷婷现出原形。在用语上以“戳破谎言”来凸显张婷婷的欺骗行为，好像我们一个人的性别只有出生时的性器官是真，自己努力打造的样貌和角色是假，过去为人夫为人父是真，现在是单身的小公主是假。

其实我并不认为一个人的过去不能说，只能用隐私权来捍卫，但跨性别朋友会选择用隐藏和否认的方式打包自己过去的经历，其实正是因为社会大众不愿意看见每一个人的性别展演是复杂的人为效果，男性化女性化、阳刚阴柔、性感矜持，本来就不是天生自然会长成这样的，但人们总是幻想着这些经过长时间想象摸索、揣测扮演和磨合实践的性格是从骨



子里透出来的纯真本质，法拉利姐能够在媒体前坚称自己是女人，我看见他在捍卫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内心向往，反而对比出一般社会大众不了解自己，不肯面对现实的假惺惺。

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性别平等、尊重多元似乎是社会共识和主流价值，但是我们比较过去的跨性别新闻事件，大众对于低调承认、楚楚可怜、有心路历程、奋发向上、被上帝开玩笑、灵魂装错身体的跨性别故事，总是充满同情和支持，希望跨性别的朋友要“对自己有自信啊！要勇敢做自己啊！”尊重弱势的口号朗朗上口，但是实际上当大家看到法拉利姐这样自我感觉良好，高调不害臊的自信模样，反而对她投以一种不屑的眼光。“天啊！她长成这样，竟然还可以声称自己是美女小公主！”咦？大家不是要她有自信？要她勇敢做自己吗？但是当她真的认真做自己的时候，大家看她又是什么样的眼光？

媒体逼问下，张婷婷不但不承认，还高亢地坚持自己是女人，这激怒了大众。这样一个不肯收敛又炫富的家伙实在令人讨厌，平常一定也很难相处，因此就开始揭她的疮疤。有一种自以为替天行道、帮忙修理怪咖的这种意味，说她爸爸是三级贫户、摆摊赚钱，她妈妈住破房而法拉利姐却是开名车、变性、挥霍家产，把污名加在她身上，让她变丑变臭。

明星梦人皆有之，要不然怎么有一堆人上歌唱节目或选秀节目？但是跨性别者就无法以平常人的姿态爱现爱秀，除非你有过人的容貌和才艺，比如说艺人刘熏爱。过去跨性别朋友用可怜的故事、低调收敛的态度、与人为善的性格、优秀的表现，跟社会中的主流价值交换了怜悯和包容，但是大家并没有真正从这些故事中看见，我们生活环境中男女截然二分、容不下性别暧昧不明的非正典男女，正是跨性别朋友生存困难的主要原因。大众号称尊重跨性别实质上却只是同情和容忍，在张婷婷身上也现出原形。

过去也有很多高调的、不收敛的跨性别者现身，他们在跨性别社群当中遭遇到很多批判和挞伐。大家会说：“你不是要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是要大家善待你吗？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嚣张？”在个人层次上，很多跨性别朋友在面对环境压迫的时候常常用一种低调的、温良恭俭让的、甚至是委曲求全的姿态跟环境交换大家的善待，选择不挑战主流当然是个人求生存的一种方式，无可厚非，但这种策略并不能改变让跨性人痛苦的结构，也不太可能扭转大众对不男不女的异样观感，当你不收敛不低调，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家是不会容忍你的。

不低调收敛的跨性别者不只有张婷婷，12 月初一位还没动手术、但已经全然是女性外表，也有乳房等女性性征的男跨女到健身房申请入会，却遭到业者拒绝，健身房业者说：“你若进入女宾区或男宾区，万一浴巾掉了，会对其他会员造成困扰”，而消保官和医疗人员



都表示“基于维护其他会员的权益，拒绝跨性别者入会并无不法，但不可以拒绝变性完成的男女入会”。

健身房业者和消保官的响应很有意思，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其他会员的权益是什么？万一在女宾区或男宾区浴巾掉了会造成什么困扰？是跨性别者被看见身体会自己觉得不舒服？还是大众看见跨性别者的身体会觉得不舒服？还是一般大众被跨性别者看到身体会觉得不舒服？还是女人被男人，或男人被女人看到身体会觉得不舒服？不舒服是因为隐私曝光？还是性欲被刺激？这些含糊不清的不舒服没有任何对话的空间，也没有尝试做任何变通的处理，这种理所当然的负面情绪似乎是社会共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大刀一挥、拒绝就好。

这个现象让我们觉得非常错愕而且深感遗憾。回想 2008 年下半年，内政部通过一个行政命令，就是让女变男的身分认定只要完成第一阶段手术（摘除乳房、子宫卵巢等性腺）就算是完成变性手术。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消保官和医疗人员认为“不可以拒绝变性完成的男女入会”，那不是正好自打嘴巴吗？像这样被国家认定是已经完成变性手术，但身体仍然不男不女的人可不可以入会？

2012 年底总统府人权委员会甚至还做了一个提案，希望放宽变性人的身份认定：只要精神科医生通过评估，不用动手术就可以变更性别身分。这也是完成变性的一个认证。当跨性别者通过身分变更的认证，身体暧昧不明的、有男性和女性性征同时存在的身体，有没有资格进入男女二分的性别空间？

其实无论是跨性别、变性人、双性人、男性女乳、因病切除乳房或阴茎等等各种不男不女的身体早就普遍存在社会上，只是大多数人都先自惭形秽，把性别不正典的身体隐藏起来，没人出来挑战现有的空间规范而已。不管是厕所、宿舍、健身房、三温暖、开放式盥洗室、温泉裸汤、群体出游男女分组分房等等区隔，都反映出我们对于性器官和性症，以及可能引发的性欲有无限的幻想和焦虑不安，究竟性器官会造成男女多大的差异？需要保持多远的距离才安全？男人女人的身体样态需要多标准才能共享一个公共空间？大众对性与性别的禁忌和说不清楚的焦虑情绪一直将跨性别者压在角落里无法见天日，是大家该好好面对的时候了，我相信男女截然二分的空间和规范将会继续受到严厉的挑战。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一五一十编辑部：世界各地的中性厕所

泰国

2008 年 6 月，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乡下的甘榜中学首开先例，在校内为跨性别学生增设了专用厕所，并在厕所外安上了男女各一半的性别标志。



据泰国媒体报道，甘榜中学校方曾在上学期对该校 2600 多名学生展开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约 260 名学生认为自己属于跨性别或异性装、变性者，这些学生时常为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而难以选择。甘榜中学的校长西提萨克对媒体说，被认为女性化的男生如果去男厕，可能担心受到其他男同学的讥笑甚至骚扰，而如果去女厕，又可能使其他女生感到不适应。



基于上述情况，甘榜中学校方在五月份新学期开学时增设了跨性别厕所，为跨性别或变性学生提供安全和自在的设施。这类厕所增设后，受到跨性别学生们的欢迎。泰国 PBS 电视频道在报道有关新闻时说，三名跨性别学生在厕所外的镜子前一边拨眉毛、补粉，一边对着镜头说“很高兴有这样的厕所”。

据媒体报道，2003 年时，位于泰国北部省份清迈的一所拥有 1500 名学生的技术学院也曾为跨性别者设过名叫“粉红莲花卫生间”的设施，当时该校有大约 15 位跨性别学生。另外，泰国教育部副部长浜卢最近也表示，教育部将对高校中的跨性别学生人数进行调查，如果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将考虑为这些学生增设专用厕所和宿舍。

印度

2009 年 3 月印度第四大城市钦奈市政发言人近日确认，该市的建设计划中将包括专门为跨性别人群设立的公共厕所等新设施。

据报道，跨性别公共厕所里将同时包含女性和男性的小便器。目前此项市政举措还是一个试点项目，首批将在赛达佩特地区建成，此后将在钦奈南部和中部地区陆续设立。

当地市政专员拉克赫尼表示，该计划旨在扩大社会对跨性别人群的承认，并促使该人群纳入社会主流。他说，如果公众对该项举措反应良好，该市将建立更多类似设施。



但该计划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此类设施会导致跨性别人群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状态，从而令他们遭受更多歧视。



印度首位变性的电视主持人萝丝·文卡特桑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改变性别的体验。”她还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但从长远角度看，我更希望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差异，所有人都使用相同的公共厕所。”

台湾

2012 年 3 月台北市民政局表示，上个月举行同志业务联系会报，会中同志朋友关心的性别友善厕所议题，将是台北市日后推动的重点工作。

由于性别友善厕所关系到很多跨性别朋友如厕的权益，一些跨性别朋友在外如厕，常受限“男”、“女”厕的关系，不敢上厕所只能憋尿，甚至影响身体健康，有人因此得长期洗肾。

目前正搜集相关资讯，并且咨询世新大学已建置无性别厕所经验，在这 2 年将打造示范的跨性别、男女共用的公厕。

英国

2013 年 2 月为了方便跨性别人士，英国东南部城市布莱顿(Brighton)计划用不分性别的“中性”公厕取代男女有别的传统厕所。



台湾中央社 2 月 19 日报道，中性公厕将避免使用“女士”和“男士”字眼，并采用可让任何性别民众使用的标志。成人与小孩都可以使用这种公厕。

布莱顿与霍夫(Hove)市议会议长在电子邮件中说，议会希望政府部门“推广中性这个词”。

这项斥资 14 万英镑的开发计划，由地方议会与市议会共同资助，预定本周开始动工兴建，将涵盖一间咖啡馆与四间公厕。

不过，该计划尚未实施就引来批评，被讥讽为“假道学”。

保守派议员海德(Lynda Hyde)对这项发展表达不满，形容这项计划是“不必要的官僚作风”。

她告诉《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当地居民，尤其是带小孩的妇女，比较喜欢使用男女有别的设施，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罗廷迪安区议员说，市议会计划逐步淘汰单一性别洗手间。

统计数据表明，布莱顿市大约有 4 万名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其中约 5%的人把自己视为跨性别者。

（选自淡蓝网:www.danlan.org 周雨霏 整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周雨霏，李赞

设计：潘雯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季文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